

91552 抑鎊價，制勝國外貿易市場。日本繼之，壓低圓價，與英國相角逐。美國海外市場受英日兩國的排擠，日見狹小，今春遂被迫而亦宣告放棄金本位，加入世界市場爭奪戰。今日日本深懼遠東市場的受打擊，擬設立白銀交易所，提高銀價，更壓低圓價，這是何等可怕的企圖！我國幼稚的產業，在他們侵襲之下，勢必將悉被摧毀。提高銀價，實為我國國民經濟之一大威脅。我們並非主張銀賤，只以我國年來受外貨之激劇的傾銷，民族產業，蒙受極度壓迫，奄奄無生望。今若銀價一提高，外貨源源輸入，傾銷的洪水，益將無以抵禦，深願我財界亟起圖之。（作舟）

倫敦會議中的歐美對立

舉世渴望之世界經濟會議，已於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幕。爾來歷時不過三週，已波瀾重疊，奇態橫生，令人對於會議之前途不能不懷疑。然麥唐納仍抱樂觀。

戰債問題，本不在會議議題之中，不過因麥唐納之開會辭涉及戰債，美國首席代表赫爾即於第二日不出席會議。美國之不願於會議中言及戰債，即此一端，最為明顯。本問題在英美間者，卒以英付到期戰債十分之一而告一段落，其餘歐洲小國有付者，有不付者，而法國竟不付一文。

政治問題，亦在議題之外，無提出之餘地。然德國外長牛賴資要求修改條約，代表胡根保更提出收回屬領案，尤其因收回屬領案語侵蘇

聯，致俄代表李維諾夫提出嚴重之抗議。

關稅問題，在大會開會以前，美國早經提議關稅休戰，務期在會議期內各不增加關稅，已經多數國家贊同，或附帶保留而贊同。在大會開會以後，美國代表團復提出一關稅普減一成案，引起各國之興奮。美國代表團旋復聲明美國無減低關稅一成之意。

幣價安定問題，英美法三國代表關於匯價比率，已議有眉目，乃羅斯福總統拒絕協定。略謂美政府現覺臨時穩定計劃，今非其時。美政府以為美國提高物價之勢力，甚有助於大會之成功。凡可妨害此種努力而釀成物價之暴跌，其損害大會之程度，較之未有通貨臨時穩定之治標辦法為尤甚。

世界經濟會議本不討論戰債問題及政體問題，故不因此等問題如何而即受重大之打擊，至於關稅問題及幣價穩定問題，為會議之最重要問題。如果各國關於此等問題不能合作，則會議之前途，不許樂觀。美國對於關稅問題及幣價問題，本極重視。關於前者，一再提案；關於後者，亦經代表屢與英法磋商。乃中途豹變，否認關稅普減一成之意，拒絕穩定幣價之協定，尤其拒絕穩定幣價協定，與歐洲各國以一大刺戟。

歐洲各國之重視穩定幣價問題者，實與關稅問題有深切之關係。幣價不穩定，則匯率升降無常，尤其匯率大落，則促進傾銷。匯率下落國之商品，易於侵入匯率較高國之市場。此際匯率較高國之關稅，失其效用。觀於各國贊同關稅休戰而附帶保留之事實，即可確切證明之。故金

本位維持國，尤其法國，急於英美匯價比率協定之實現也。然在美國拒絕協定，亦有相當之理由。美國主張幣價穩定自須籌議根本辦法，匯價比率之協定，不過為不自然的臨時辦法，究無裨於實際。在幣價穩定問題有根本辦法以前，不願固定金元價格，致妨其通貨膨脹政策。蓋美國方致力於國內經濟之復興，提高物價以促進生產與消費，而提高物價又有賴於通貨膨脹也。

歐洲諸國急於幣價穩定，而美國拒絕協定。說者謂為美國從國際合作主義退到國家主義。此說然否，姑不置論。惟風聞經濟會議幹部之意，各委員會之進行議事及作成協定案，係假定美國亦穩定幣價也。如美國不設法穩定幣價，各項協定，歸於泡影，責在美國。此與去歲洛桑會議中英法對美之戰略相似。換言之，前以戰債問題而歐美對立，今以幣價問題而歐美對立益激烈也。（允恭）

倫敦會議外的政治談判

世界經濟會議自從六月十二日開幕以來，至記者囑筆為文時已達三星期之久。在這短時期內，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衝突已很顯明的暴露出來，其中尤以美法關於穩定通貨問題的衝突為最嚴重，這在上面倫敦會議中的歐美對立短文中已詳為論評，此處所要論述的，則為經濟會議外之政治的談判。

記者前曾謂欲謀經濟會議的成功，必須先解決二個先決條件，即

戰債問題之最後解決與國際緊張政治局面的寬弛是。所以在這次經濟會議中，各國代表雖忙於經濟問題的解決，而對於政治問題則仍進行談判。

這政治談判之最要者，第一為日美的締訂仲裁公約問題，第二為美俄復交問題，第三為英俄的恢復友好關係問題。日美關係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即日趨緊張，形成太平洋上的嚴重對立。但到了華府日美會議談開始後，石井即騰親美反英之命而與羅斯福談判，結果日美間似有若干諒解成立了，以後在華盛頓與倫敦，日本代表即積極活動，以謀締訂日美仲裁公斷條約，其內容以一九一三年之布里安案與一九二八年以前日美仲裁公約為基礎。但美國的態度似不甚熱心。日本之所以急於進行親美政策者，因為她自退出國聯後，外交地位已很孤立，而英國則又廢除印日商約，對日本採取經濟的抵制政策，更使日本外交地位困難，於是不得不向美國獻媚。而美國之所以有諒解日本之意者，則因為他們間對遠東殖民地勢力的分配似已有相當同意，大借款之成立即其一例。日美親善雖可謀一時和平，而使世界經濟情形緩和，但帝國主義間的主要衝突則反有更加緊張的趨勢。

其次，美俄復交問題也在經濟會議外開始談判。自從羅斯福上臺後，美俄復交的聲浪即傳佈於華盛頓與莫斯科間，但初因美國國內金融恐慌之急須救濟，後因英俄關係之險惡，這聲浪就漸漸微弱下去。到倫敦會議開幕後，美俄復交談判又在會外開始了。假如這談判能夠成